

漓江出版社



# 陆地作品选

---

# 陆 地 作 品 选

---

漓江出版社

# 陆地作品选

陆地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5 插页4 字数478,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册

书号：10256·184 定价：3.20元



陈迪

# 《一九三八年》

## 小引

这本手记时候——四十七年前的日记，是季初从家乡随身携带到桂林、武鸣、广州、武汉、西安，最终到了延安。逐日记完了一季间的见闻和一时的架域；然后，又从延安寄回老家。老家虽也不免崎岖的践踏，家人却多方设法，藏之深山岩洞，幸免毁于战火。

这里记下的是——

一、乡居所见的乡情民俗，一个年轻人为寻觅精神出路而惆怅。

二、初识桂林山水奇丽，对台作

# 目 录

## 小 说 选

落伍者·····	( 3 )
钢铁的心·····	(16)
钱·····	(68)
中途·····	(88)
在抚顺炭矿的日子·····	(120)
大家庭·····	(131)
还乡·····	(147)
好样的人·····	(163)
叶红·····	(170)
最后的夜晚·····	(184)
故人·····	(203)
一顶草帽·····	(232)
牙科大夫·····	(240)
不速之客·····	(260)
灯光·····	(274)

## 散 文 集

乡间·····	(373)
随军散记·····	(330)

农村速写 .....	(390)
爬犁 .....	(390)
豆油灯 .....	(392)
子弹 .....	(394)
小姑娘 .....	(397)
宣誓 .....	(399)
打离婚 .....	(402)
称呼 .....	(407)
节日记事 .....	(409)
瞬息年华 .....	(419)
饮水思源 .....	(432)
一段苏木 .....	(436)
采风手记 .....	(439)
故乡与童年 .....	(446)
《八桂古文新选集》序 .....	(459)
壮乡气息 .....	(461)
《蹄花》序 .....	(465)
山水·风情·名胜 .....	(468)
想不到	
—— 告别勇刹 .....	(472)

## 文艺随笔

论作家与人民 .....	(477)
塑造我们的“当代英雄” .....	(495)
简论文艺与政治 .....	(501)
创作三题 .....	(507)
谈谈写小说的体会 .....	(518)

我是这样摸索过来的 .....	(527)
迎新 .....	(533)
认识生活 表现生活 .....	(536)
在黄飞卿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 .....	(545)
创作信札 .....	(558)
一、漫谈创作与天才 .....	(558)
二、写作有没有窍门 .....	(562)
三、问题在哪里 .....	(565)
四、文艺通讯 .....	(568)
发刊词	
——为《文艺旬刊》而作 .....	(571)
《反“翻把”斗争》观后感 .....	(573)
关于《落伍者》 .....	(577)
《美丽的南方》二题 .....	(584)
一、后记 .....	(584)
二、写在重印之前 .....	(586)
关于《瀑布》的话 .....	(588)
一、把话说在前里 .....	(588)
二、一本书引起的话（后记） .....	(589)
《故人》题记 .....	(594)
为《相思红》说几句话 .....	(596)
读和写 .....	(599)

## 时 事 杂 文

雪花片片 .....	(603)
从糖盒子谈起 .....	(606)
蝙蝠及其它 .....	(608)



谈正统 .....	(610)
闲话 .....	(612)
幌子 .....	(614)
对照 .....	(616)
官样文章 .....	(618)
药品炸弹 .....	(621)
联想 .....	(623)
打落水狗 .....	(625)
杂感 .....	(628)

## 旧 体 诗 词

题壁 .....	(633)
渡头吟 .....	(633)
春日怀人 .....	(633)
望乡二首 .....	(634)
题吴君肖像 .....	(634)
相怜二首 .....	(635)
啼春 .....	(635)
思亲 .....	(636)
雨夜 .....	(636)
题曼哥照像 .....	(636)
粤归过邕遇吴跋 (三首) .....	(637)
闺怨 .....	(638)
渔家傲 .....	(638)
踏雪 .....	(639)
何处 .....	(639)
幸得 .....	(639)

京华遇旧 .....	(640)
自问 .....	(640)
哈尔滨书怀 .....	(641)
无缘 .....	(641)
桂林二首 .....	(642)
芦笛岩 .....	(642)
漓江 .....	(642)
一声 .....	(642)
相思令 .....	(643)
冰雹 .....	(643)
春梦二首 .....	(644)
踏莎行 .....	(644)
送儿务农 .....	(645)
武鸣行 .....	(645)
乡情 .....	(646)
登楼 .....	(646)
村居行吟 .....	(647)
感遇 .....	(647)
甘棠渡 .....	(648)
羊角山 .....	(648)
自白 .....	(649)
后记 .....	(650)

# 小 说 选



## 落 伍 者

那是我从八路军某旅政治部下到连队的头天得到的印象：西北的初秋，吃罢晚饭，太阳就落山了；随处都显得萧索、静穆，高空偶然掠过南归雁阵的唳声，村庄笼罩着银灰色的烟霭。这时，靠近一条浅流的河岸上，战士们活象秋雨即将来临的蚁群，在平铺着一片绿色的菜地上，来回不停地忙碌——有挑水淋菜，有抬粪施肥，也有蹲在地里拔草、除虫什么的，整个连队的弟兄都捲入劳动欢娱的气氛之中。奇怪的是，在离菜园约莫50米的偏角处，却有个人寂寞地枯坐在那儿。他，两手抱着膝盖，低下脑袋打盹，一动也不动，仿佛象竖在菜畦里吓唬鸟雀的稻草人。别人在他身旁叫着闹着，都打扰不了他的安静；忙碌的人们也没空来理睬他，要是碍着走道，就只当一块挡道的石头，拐个弯过去就是了。

“是病号吗，为什么不送去卫生队？”我打心里猜测、狐疑。

接着，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老头，还是一个稻草人的样子呆在那里。

为了消除对这老头的疑惑，到了第四天我才找到司号员来打听，旁边一位年轻的文书听我问话，唯恐司号员讲不明白，赶紧插嘴抢道：

“嗯，你们讲老张头呀？哈哈，”文书意味深长，象是老张

头有着一言难尽的来头。说着，就在我身旁找个地方坐下，接讲下去：

“告诉你，教员。他可真是个怪人哩。有一回吧，连队全体动员检查清洁卫生，你想，他怎样讲？他说：‘什么贞节卫生？谁谁的肚子没有屎！’哈哈。真是，从来没见过象他这样的，叫人哭笑不得！”

文书用讥讽的语气学老张的话。

“可是人家有个绝招：每每行军打仗，不管是什么情况，煮饭就得靠他。不知他怎样搞的，总误不了饭。可别看他那副鸦片烟鬼的样子，瘦骨嶙峋的，要干起炊事来，可是呱呱叫哩。”司号员睁开亮晶晶的眼珠，表示对老张的同情和赞赏。

“你那样看上他，就因为他跟你特别要好，对不对？”文书转过头来，盯着司号员的眼睛反问。

“我个卵，他跟我好！”司号员撇起嘴，受了委屈似的，涨红了小脸，气鼓鼓地走开、快快活活地投入那次娱乐融洽的劳动队伍，跟大家一样，在老张身边叫着、闹着。

文书的目光跟司号员的身影转了一会，才向我解释：老张和司号员俩都是山东人，而且还是一个县里的，乡里乡亲，分外亲热。有一回行军路上，老张打摆子，措不了自己的铺盖，司号员帮他措了一天。这样，张老头就拿他老脑筋来对待新事物，错把同志间的阶级友爱当作个人恩德。以后对待司号员就另眼相看，特别关照。关照的特别慷慨。

“对待别人，”文书继续说：“他可是个吝啬鬼。对人总是冷冰冰，不合群，爱理不理，就跟小鸡混在鸭帮一样的。公事公办，任务一天挑八担水，他就照数担够八担。水缸不满他也不肯多挑一担。分内的事，干得扎扎实实，丝毫不马虎，叫你没法挑眼。只是脾气躁，爱骂人，谁犯他一点，张嘴便骂，管你受不受得了。”

“班长、指导员怎么不给教育、批评呢？”我觉得诧异。

“怎么不呢，开会斗也没顶事。他的歪道理可多呢，他说，世界就象一张网，早就一眼看穿了！哈哈。”司号员带着笑，转回头去瞅稻草人老张。

暮色迟疑地封锁着群山、田野和森林；暗蓝色的西边天，一弯新月和无数小星星开始发亮，不知名的小雀在河滨的芦苇丛里争吵，脑袋上飞旋着的蚊蚋嗡嗡地唧唧不休。这时候，人们一个个将水桶、粪箕、锄头，随意搭在肩上，拿在手上，陆陆续续走回营房。

文书找指导员去了。他的一席话的声音却在我耳边围绕，稻草人似的老张的影子也跟着我左右，在眼前闪现。

我是在旅政治部作为宣教干事下连队去的。一天，和指导员在连部里商量战士的教育问题。不一会，门外慢悠悠地走进一位老头来。他两手捧只箩筐，头上戴顶油腻腻的军帽，帽花脱落了，留下一只显眼的小圆圈圈；帽子下面是一副泌着汗渍的瘦猴的脸盘，络腮胡刚刮过，一大块青色的面皮分外显眼；他脑瓜虽戴着帽，而衣扣却解开，露出赤铜色的胸膛。他闷声不响，也不朝我们看一眼，一进来就惯熟地直往屋角去，将压在米缸上面的大石板揭开，弓着腰，把头伸进齐胸深的大缸，一升一升地掏出黄晶晶的小米，往筐里倒。

“老张！”米筐装满了，他正端起筐要走，指导员把他叫住。

“什么？”他停住脚，放下手，拿怪异的目光朝指导员愣一下，顺便看看我。

“你瞧你这副样子！”

“我这副样子怎么啦，不好看？我这副样子，好歹吧，总算混过四十多快五十了。”

真倔，把指导员也不放在眼里。

“绑腿又不打，衣扣又不扣，还拖着燕尾鞋，嘿！”指导员以责备的眼光盯住他那双裸露在外头的脚跟。只见他的脚后跟，皴裂道道细纹，仿佛壁裂的瓷器纹路。“是班长不叫你们打绑腿吗？炊事班不打绑腿，就把绑腿拿来给别人嘛——”

“拿来给别人？你好说。个人分内的东西随我高兴放着就放着，能共产？”

他不再等指导员说话，一面嘟嘟啾啾，一面把米筐往肩上一托，走了。

“顽固脑瓜，真拿他没办法！”指导长看着我，表示无可奈何，喃喃自语，一时说不出话。

他就是每天晚饭后，独自一个人寂寞地抱着膝盖蹲着，仿佛一只吓唬鸟雀的那个稻草人？我恍悟起来，盯住那渐渐远去的人影。

“老家伙，顽固得要死。打从反动军队把他收容过来，好几年了，平素就不肯学习，老不进步！”

指导员谴责的语气，带着慨叹，包含为老张头的不幸的命运，感到怜悯。

随后，老张头还是把绑腿打上了，只不过打得松松散散，象两根剥了箨而倒立的南竹竹笋。绑腿是打上了，衣扣还是扣一只开一只的，更不用说领口的风纪扣了，总之，吊儿郎当，随随便便。流露在他那双冷漠的目光里，好象是说：“看吧，我就这样，怎么的？”这叫人不难看出，他是在赌气，有对抗情绪。

他，一贯如此：对周围生活的事，对待别人，要是跟他个人没发生直接的切身关系的话，那，天塌下来他也只当帽子戴，不闻不问，日子过得死水一般平静。可是，谁要是触犯他一根毫毛，他可就会象弹簧似的，连蹦带跳，咆哮如雷。

那一次，我从团部开完会回来，一进门，见到院里密密层层



围着一大堆人，里头响起老张沙哑的声音：

“……官字两个口，都是他妈的：当官的讲什么都是好的，可做的事，哼，不作数。”

我很疑惑，以为又是谁到厨房拿走菜刀或提去水桶忘记说一声，惹了他恼火的吧。找到文书来一打听，文书说：“不是这个”，而是司号员在老乡的地头摘了人家一只香瓜，挨指导员批了一顿，说犯了群众纪律，罚他坐禁闭去了。为这事，老张愤愤不平，说指导员和连长在前方——冀中平原打鬼子那阵子，有一回还不是捉老乡的狗来宰，当作改善伙食。那不是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什么不见当官的自我批评？老张头自以为抓到这个把柄，理直气壮地骂了起来。

这时刻，司务长来了，按下老张肩膀，叫他坐在碾盘边上，委婉地给他作解释：说那回在冀中割狗的事，不是连首长私自偷偷摸摸干的，那一阵子，上头交待下来的军事行动——因为老乡的狗妨碍部队的夜间活动。于是，曾在游击区内，发动一次“打狗运动”，动员老乡们主动把自己的狗宰掉。老张讲的那只狗，是在一个被日军烧光、已经没有了居民的荒村捉到来的，不能说连首长带头违反纪律。尽管司务长把事情解释得明明白白，可老张头却无动于衷，还是执拗地一口咬定：

“你说什么，我也不听，我只相信我的眼睛。哼，有什么我还看不透的？”

他真什么都看“透”了，憋一肚子气，含着旱烟袋，把头歪过一边去，站了起来，两手抱住胸膛。随你再讲什么道理，他是下决心不听的神气。

这之后，我跟炊事班的同志逐渐熟悉起来，有空便去厨房和大家聊聊天，下下牛角棋，看他们拿破布条打草鞋什么的。

那天，我走进炊事班，他们刚挑完水，喂饱了猪，煮罢饭，